



大公報 110 周年

► 95 歲的《大公報》老記者張炳富

現年 95 歲的張炳富，當年獲《大公報》重慶館總經理曹谷冰賞識，於 1940 至 1945 年間在《大公報》任職，負責新聞與發行。1945 年，張炳富被《大公報》保送到燕京大學學習。「撫今追昔，在我面臨失業之時，是《大公報》接納了我，不拘一格，委以重任；在我需要充實新聞知識之時，又是《大公報》保送我赴燕京大學學習。」在百年老報無私關懷下，張炳富一生秉承的「永遠上進，自強求學」精神亦是無數大公人的縮影。

本報記者 韓毅文、圖



大公精神：自強求學 永遠上進

——九旬《大公報》記者追憶如何練就大公人

1937 年開始，張炳富先後在《新蜀報》、《國民公報》負責在內江、自貢的派報工作。工作出色，但受到同事排擠。《大公報》重慶館總經理曹谷冰了解詳情後，熱心安排張炳富於 1940 年 5 月赴《大公報》工作。

大公報不拘一格用人

「當時《大公報》是新聞界的權威，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報紙，能夠到《大公報》工作，真是『三生有幸』，來之不易的天賜良機，哪有不去之理？」老人回憶：「那天，我如約趕往重慶李子壩《大公報》經理部。曹谷冰經理早已在辦公室等候了，他是位慈祥的長者，滿面笑容，和藹可親。不等我開口，他先說話了：『你的情況我都知道了，你還是到內江、自貢去，那裡的情況你熟悉，業務有一定基礎。』」

此後，張炳富負責內江、自貢、威遠、榮縣、富順、榮昌、隆昌等地新聞採訪與報紙發行兩項工作，《大公報》重慶館向國民政府交通部電信局申請了一份「新聞電報執照」，供張炳富拍發新聞稿之用。「至此，我就正式成為了《大公報》大家庭的成員了。」回憶當年，老人臉上流露出未曾被歲月沖淡的喜悅。

從派報娃到張先生

1940 年 6 月，《大公報》內江分館掛牌，對於張炳富而言，是人生與命運的最大轉折點。初到內江為《新蜀報》當發行員，讀者都叫他「派報的娃兒」，但負責《大公報》新聞採訪和發行任務後，情況就發生著變化。

兩件事情令張炳富記憶猶新。一是抗戰中期，食糖進行專賣，要成立「內江食糖專賣局」。該局與《大公報》內江分館步行距離也就 20 分鐘路程，但「內江食糖專賣局」居然派小車來接我去參加成立儀式。

另一件事情是馮玉祥將軍（抗戰時期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，蔣介石之結拜兄弟）赴自貢宣傳抗戰救國，動員號召鹽業界人士與紳士們獻金購買飛機、大炮。自貢鹽務管理局設宴款待馮將軍，張炳富受邀前往採訪相關新聞。張炳富回憶：「我榮幸地被邀請參加，當局竟然安排我和馮玉祥將軍同席。當時感到很吃驚，以前只是個『派報的娃兒』，現在是《大公報》的記者，『內江食糖專賣局』派小車迎接和自貢鹽務管理局安排宴會座次，均是看重《大公報》的威



▲張炳富回到《大公報》位於重慶李子壩編輯部與印刷廠舊址，所指殘存建築為當年《大公報》保存重要文獻資料的小樓

望。」重慶時期是《大公報》的黃金時代，《大公報》當時的發行量相當於其他所有報紙（包括國共兩黨黨報《中央日報》和《新華日報》在內）發行量的總和，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大報。

張炳富自豪地說：「當年的《大公報》內容充實、言論公正、貼近人民，是讀者最滿意的報紙，所以才有 1940 年日銷 10 萬份以上的驚人發行量。當時重慶有幾十家報社，但發行量少得可憐。有的幾百份、有的幾千份、能上萬份的幾乎沒有。1940 年舉行的慶祝大會，祝賀的賓客絡繹不絕。《新華日報》還特別送來賀聯：『養天地正氣，法古今完人』，橫額：『同心協力』。」

由於所在單位變了，職務變了，讀者對張炳富的稱呼也改口了，再也沒有人叫他「派報的娃兒」，由「張記者」、「張先生」等尊稱所取代。偶爾與政府官員、社會人士在街頭相遇，他們總要點頭招呼張炳富或趨前握手問好。

拒絕貪官收買

1942 年，榮縣縣長黃希濂利用修橋修路大肆斂財，很多項目不按工程設計和施工規定建設，導致基礎設施建設薄弱。在榮縣出現大水災時，

◀《大公報》舊址被重慶市文物委員會授予重慶市抗戰遺址文物保護點



►當年《大公報》位於重慶李子壩的經理部舊址，70 年後，青磚、屋簷、木窗雖然破舊，但依稀可見當年的輝煌

。特別是未被錄取的考生，深感『夫子之牆萬仞，不得其門而入』。但我真的很幸運，在當時《大公報》和燕京大學特殊規定條件下，才能成為燕京學子。」

防空洞裡持續辦報

張炳富在《大公報》任職期間恰逢日軍對重慶大轟炸，是重慶大轟炸的幸存者與見證人。

「轟炸嚴重時期，編輯部與印刷廠均搬到防空洞繼續作業，大家在對開平板印刷機的轟鳴聲中寫稿、編輯、校對、印刷。在日軍對重慶長達五年半的轟炸中，從未停止出報，因為我們要把堅持的精神傳遞給每一個人。」

1940 年，日軍傾其航空力量，對重慶連續半年狂轟濫炸，《大公報》李子壩經理部辦公樓被炸毀，印刷廠第 2 車間被破壞，但在半山腰防空洞裡的印刷機始終沒有停轉。1941 年夏天，《大公報》報社再次遭到轟炸，經理部大樓中彈，編輯部大樓經猛烈震動，屋頂裂開，員工們在暴雨中露宿兩夜，改在防空洞裡繼續出報。

「空襲中，只要把版排好，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機，報紙即可保證無間斷。編輯部與印刷廠均搬到防空洞內，依靠簡陋的設備不間斷出報。如此惡劣環境之下《大公報》的銷量仍穩步上升，是當時重慶所有報紙銷量的總和。」當時的情景老人歷歷在目。

他回憶：「1941 年 5 月的一天，我從位於李子壩的《大公報》編輯部到七星崗『中國電影製片廠』拜訪電影人項堃、阮妻夫婦。剛坐下不久，空襲警報瞬間拉響，我們趕緊向防空洞跑去。瞬間，敵機飛臨渝中區上空，炸彈與燃燒彈同時投下。頓時，全城多處起火，濃煙滾滾，遮天蔽日。屋簷上、大樹枝上到處都掛滿了被炸飛的屍體與殘肢，慘不忍睹。」

「在日寇長達五年半對重慶的轟炸中，《大公報》同仁從未畏懼，每天照常工作，決心抗戰。敵機來臨，大家及時躲避；敵機飛走了，大家照常工作，用無畏的精神去抗爭。我們並不因日軍的轟炸而退縮、害怕、心灰意冷，決心與日寇戰鬥到底。」張炳富斬釘截鐵的說。

大公人上進自強

2010 年 5 月，93 歲的張炳富飛抵香港，「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，我是來向《大公報》感恩的，這是我多年的夙願！」時過境遷，老人再次踏入《大公報》報館那一刻，感慨萬千。

在《大公報》副總編王偉陪同下，張炳富一行參觀了《大公報》展覽廳。從《大公報》創辦發展至今，按年代展出史料非常豐富，業績歷歷在目。尤其是文獻中介紹曹谷冰、張琴南的部分，令張炳富感觸頗深。「曹老先生是接納、培育我的大恩人，張老先生是新聞編輯、社論研究的教授。他們當年的音容笑貌立即浮現在我眼前，久久沒有散去。」

「文獻中提到的蔣蔭恩先生，他是《大公報》桂林館總編、主筆，抗戰時期，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。新聞採訪專業課由他主講，其教學方法並不是照本宣科，而是列舉國內外許多成功採訪實例，提高學生的實用能力。師從蔣先生的畢業生走出校門就能上崗，受到諸多新聞單位好評。」老人回憶。

「《大公報》自出版發行之日起，成就碩果累累。看到陳列室中《大公報》在新聞界多次名列前茅，獲得的獎杯、獎章、獎狀清楚的說明這些成就都是大公人團結一致、共同辛勤耕耘的結果，我深感欽佩。」談及香港之行，老人飽經滄桑的臉頰露出了欣慰的笑。

雖然離開《大公報》逾半個世紀，但九旬老翁依然滿懷大公精神。「解放前，《大公報》在天津、上海、漢口、香港、桂林、重慶出版發行，創造了不少光輝事跡，至今還留在人們心中，難以忘卻。時過境遷，現在只有香港《大公報》還存留了下來，仍以『忘己之為大、無私之謂公』百年一脈相承辦報宗旨及大公人『永遠上進，自強求學』的精神與時俱進。」

整座縣城排水系統堵塞，造成當地老百姓被淹死 1000 多人，民憤極大。張炳富在榮縣的採訪報道《請看榮縣大水災》經《大公報》重慶館側重本埠消息的《重慶大公晚報》刊載，影響巨大，黃希濂亦被四川省政府撤職查辦。

兩年後，黃希濂調任內江縣長，再次以改造房屋、修建堤防等方式從中漁利，引起很大民憤。張炳富仍舊發消息到報館並刊登。黃將張視為「眼中釘」，企圖通過《內江日報》社長等同行出面，設宴招待張炳富，希望收買他，但受到張炳富的斷然拒絕。「當時，《內江日報》社長親自來請我，挽着我的胳膊拖我走，我非常堅決，打死也不去。」老人鏗鏘有力地說：「我不會忘記『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』宗旨。」

獲報館保送燕京大學

1940 年 5 月至 1945 年 7 月，在《大公報》五年多的時間裡，張炳富基本順利完成了經、編兩部任務，但他深感自身根底淺，沒有受過新聞專業教育，在新聞採寫上頗多力不從心。得知《大公報》將保送人員赴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習深造時，張炳富向《大公報》提出了申請，在曹谷冰總經理幫助下，他於 1945 年秋赴燕京大學學習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在燕京大學從 1919 年至 1952 年辦學的 33 年間，共計畢業學生 9300 多人，有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院士近 60 人，還有許多人是台灣「中央研究院」院士。在該校歷屆畢業生中，有 20 多人到《大公報》從事編輯和記者工作。

張炳富稱：「當時報考燕大學習，很是不易



▲1926 年 9 月 1 日《大公報》提出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」的辦報方針 本報資料圖片